

We, Contemporaneity, Bygone: A Re-examination of Halbwachs's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ory

Ye Mao^{1,a}, Chen Rong^{2,b}

¹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²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 406380194@qq.com

^b 2462672554@qq.com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early exploration process of academic memory research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the proposed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that is, sociologists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mory and the game and hegemony process of power behind i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diversity and dynamic frameworks. There is no established and clear defini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provides an open framework for the follow-up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extension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focuses on the first cause of immediacy, and the practical behavior reflects its constructive role. Through the cultural and media attributes in reproduction, it form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facility" to achieve the practical purpose.

Keywords: Maurice Halbwachs; collective memory; modernity; contemporaneity

我们·当下·过去：哈布瓦赫集体记忆观念再审视

叶茂^{1,a}, 陈荣^{2,b}

¹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成都, 四川, 中国

²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成都, 四川, 中国

^a 406380194@qq.com

^b 2462672554@qq.com

摘要

回溯学界记忆研究的早期探索历程, 探索集体记忆理论被提出的路径, 即社会学家需要考察记忆的社会建构及其背后权力的博弈和霸权过程, 并关照其中存在着的多个多样性、动态性框架。集体记忆没有一个既定的、清晰的定义, 是为不同层面的后续理论取向和延伸提供开放性框架。集体记忆研究聚焦当下性这个第一因, 实践性行为体现其建构作用, 通过再现中所具备的文化与媒介属性, 构成某种“心里设施”以实现现实目的。

关键词: 哈布瓦赫, 集体记忆, 现代性, 当下性

1、问题的提出：重回哈布瓦赫

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是集体记忆理论的最早正式提出者。在集体记忆理论被引进到中国后, 可能是集体记忆理论被过早、过快地实施了实用主义式的套用, 不免出现一些“碎片化”“表面化”和“误读”等现象。似乎, 集体记忆等同于“集体的、共有的记忆”。因此, 有必要重回“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起点, 讨论集体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迈向现代性：记忆观念的早期探索

2.1 记忆研究的起源

在词源学中, “记忆”一词最先来自于拉丁文 *memoria*——兼具两层意思: “记忆”和“回忆录”。语言学家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认为, 当我们从知觉层面来进行记忆的记录和存储时, 其行为应当被称作 *memoda* (记忆), 而当时过境迁之

后，人们在从思维意识中调取那些被记录和存储的片段时，则叫做 *reminiscentia*（回忆），或者叫 *phantasia*（想象力）^[1]。记忆被人类文明视为一种神圣的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来超越自身的物质生命周期，并进行代际传承，最终成为“历史”。显而易见，遗忘这一“反记忆”过程则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衰落和消亡。

作为一种心理功能，对记忆的思考 and 探索来源较早。古希腊的传统是强调在理性框架下追求真理。他们的观点的记忆经历了一些哲学观点的发展和演变，如古代本体论的记忆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记忆观，记忆的现代认识论和现代生命哲学的记忆观。19世纪以来，心理学层面的记忆研究在20世纪获得了最为重要的发展^[3]。然而，尽管其研究已经进入到成熟领域和阶段，但忽略了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集体因素，缺乏对权力生产和运行应用的关注和考察。换句话说，如果记忆研究只是在心理学层面针对个体来进行考察的话，它永远也不能进入社会学领域^[4]。

2.2 对集体记忆的关照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群体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和显现，基于集体性的社会学研究视域不断切入到以前的科学视域当中。人类记忆的研究也相继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科学领域转向到社会领域，研究对象从个体主义立场转向了基于各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宏观立场。这样的研究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社会学家胡果（Hugo von Hofmannsthal）。在其著作中“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学术词汇得以首先使用。^[5]

而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将记忆研究往更深一步进行推进，即将社会或是社会的群体作为研究单位。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2）中，他对传统宗教传统的研究表明，仪式传递了传统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共同的仪式提供了一种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感觉，一种对个体的超越和对一个统一的神圣团体的皈依。因此，聚会、圣物、圣地等，被认为是拥有巨大的力量的装置，为记忆提供从过去到现在所实现的传递。^[6]

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师从涂尔干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吸取了哲学家柏格森关于“绵延”（*duration*）的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和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家等人的学术资源后，正式将记忆研究带入社会视野，成为集体记忆的开创者。

1925年，哈布瓦赫发表了代表性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这本书“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被提出来。在哈布瓦赫看来，纯粹的记忆并不属于私人，而必须放在集体框架下来

看待。个体再通过把自己置于集体框架来实现个人记忆的重建，并仍然逃不过当下性的塑造，除非在自己的梦境中。如此一来，记忆不再是“个人命运”而已经是“集体命运”。

3. 研究“我们”——对个人记忆的超越性认知

3.1 集体记忆的“框架理念”

哈布瓦赫以其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和认知的深入阐述，而成为集体记忆研究早期的奠基人。在他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他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中带出到社会学的视域之下，对其进行了“去个体化”和“去生理学化”，强调了集体记忆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因此，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某个人、某个大脑或某个神秘的角落在社会学层面上毫无意义。而有意义的则是对某个集体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框架的考察，这些框架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和建构某种形式的记忆^[7]。

哈布瓦赫作为社会学者，考察了不同的群体、不同媒介的记忆建构过程之后，发现如果人类个体拥有了某种记忆，完全是因为它深入某个群体的生活历程之中，经过时间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洗礼甚至博弈之后，这个个体承认了某个记忆的群体化，或者直接融入其中。而如果一个个体离开一个群体性社会，进入到另一个群体性社会，这个人则需要经历一个文化和社会框架的转变。而集体记忆所依存的这种框架力量则是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的一大贡献，使得记忆研究的社会学意义更为明朗。

在哈布瓦赫看来，叙事在记忆层面扮演了勾连个体和集体的重要角色。哈布瓦赫专门分析了下意识流动（比如梦境）和记忆的区别，在他的分析中，叙事是二者的分界，也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分界。“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梦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依靠。”

在此基础上，哈布瓦赫还指出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自传等载体之间的不同，如上述所言，集体记忆的价值并非只在文本本身，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集体性”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要在观念层面进行博弈和个体牵制。历史作为一种线性事件已然成为不可触摸的过去，但对于当下的意义在于它在记忆中被重新召回和重新进行意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事件本身，它是记忆建构的原材料和基础，无论记忆被建构成何种样貌仍然保留有事件的基因和骨架。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因为语言是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个体之所以积聚为群体其根本原因就是

是语言，语言是群体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一个人失去语言，则表明群体性的联系的缺失。我们也无法将之定位到任何的群体当中，用任何一种身份来进行对话。其次，社会学意义上的叙事对个体头脑中的记忆模型会进行相应的修改和整理。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存储的过程，而是涉及到宏观意识层面的非传统性的博弈和霸权过程。相应的，与记忆相对的“遗忘”也并非简单的“反存储”的过程，乃是宏观意识层面的、有目的的“记忆擦除”。

3.2 框架的开放性

哈布瓦赫并没有对集体记忆进行较为严密或严格的定义，这源于他的一个认知，即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确定的、标准的、不变的概念，他希望提供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即社会学家应当考察记忆的社会建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属于某个神秘文化和神秘政治过程，而是具备当下性的。“哪里有群体，哪里就有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这句话充分的说明了他“指向集体”这一价值取向，并赋予了研究者一种使命，即深入到当下性的情境考察背后的权力机制。

因此，某种当下性的“框架”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由于集体记忆本质上是“框架”力量的产物，因此它源于历史却不再是历史，而是当下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10]那么，什么能够被从历史中召唤到当下来，而什么则被遗忘在历史中，或被打入到记忆的“冷宫”，全然是因为框架的运作机制来决定。哈布瓦赫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拥有最为私密的记忆，即便是这些东西仍然要被当下性的观念框架所运作和限制。

哈布瓦赫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尽管有的人认为，他并未明确的给集体记忆进行学术上的精准定义，但他的作用无疑是另一层面的：他终于开启了社会学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并阐释了这种学术价值取向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取向本身具备了足够的弹性来容纳后续的学术理论创新，从学术历程来看是正向的、积极的、创新的。记忆研究也因此得以从法国波及到德国和美国，一直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为考察包括文化记忆在内的新型记忆实践的机理提供了理论渊源。

4. 集体记忆的底层逻辑：关照当下的“过去”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当下社会的建构。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先要特征之一就是其“过程性本质”，即不断的展开、变化和转换。在此过程中，记忆对象和记忆群体是第二位的，位居首位的是建构本身。这也是哈布瓦赫所强调的——非概念、非神秘思想，着眼构建当下。

4.1 集体记忆的社会功能

对于过程性和当下性，社会学家巴瑞·施瓦茨（Barry Schwartz）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更为细致的描述。他认为，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是过程性的，而且并非一次性建构。因为“当下性”并非单一、恒定和不变，因此随着“当下性”的变化，记忆也会发生演化和转向，并永无结点，总是处于持续变迁和不断更新之中^[8]。

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lnerton）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创新和推进。在他看来，当下何以成为当下，显然是和过去进行了比较，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社会秩序的认知完全来源于社会秩序的发展历程。过去的发展路径推导出今日的秩序。因此，集体记忆的建构从实践层面来看需要有仪式化的刻度，以让我们能够按照头脑中既定的文化和历史框架来进行定位。除此以外，仪式的另一层作用是操练，亦即通过不断回到经典框架中来保持记忆的稳定和持续——以预定的历时经验来进行有序的认知。康纳顿列举了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何以一定要将国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如何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的必然发生？在康纳顿看来，革命者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彻底的渎圣者，必须寻找一个框架，即革命叙事。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国王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最有力的方式来进行表明，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对加冕仪式这种神圣记忆的制度性废除。^[9]在康纳顿对集体记忆服务当下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中，他极为重视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和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

4.2 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

从再现角度来看，集体记忆的发展具备文化和媒介属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整理了哈布瓦赫的思想体系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这一理论视角。这在20世纪末，即战后世界中人们重新审视文明和毁灭以及未来道路时给予了指导性的学术贡献。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领域，必须有文化关照。而其中的记忆的物质性、功能性和再现性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关照重点。因此不同媒介，包括口头交谈、文学、歌谣、媒体等都应当值得研究者的重视。^[10]在保罗·杰德罗维斯基（Polo Jedlowski）的总结下，文化记忆成为记忆研究中能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相并列的第三个研究层面。而文化性，实际上是集体记忆研究的“腹地”。而对文化性的重视表明记忆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力从记忆的社会建构转向到了媒介的再现上。^[11]

4.3 集体记忆的政治功能

从功能角度来看，集体记忆形成“心里设施”，实现现实目的性。美国学者丹尼尔·巴特尔（Daniel

Bar-Tal) 考察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之后发现, 组织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社会心理设施”(Sociopsychological Infrastructure)的攻防, 其本质是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民族精神(包括英雄、政府、法律象征)的某种冲突。相反来说, 一个组织包括国家和民族的维持, 也必然依靠国家意志来凝聚集体记忆, 以形成社会心理设施。甚至自然灾害这样的事件, 尽管物理的社会设施遭到重创和失败, 但社会心理设施有可能通过失败而建立, 并形成强大的情感认同力量。这是集体记忆的现实功能性的体现。^[12]

5. 结论

尽管集体记忆并不容易看清其清晰理论轮廓, 但它具备一个底层理论逻辑编码的可能性, 即在厘定了其基本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打开理论接口, 使不同的学科视野能够不断介入, 考察和分析不同时空维度的热点问题和事件, 并保持持续开放。因此, 在集体记忆的理论绘图中, 仅仅能也最有必要的工作是描绘其基本规则:

一、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关于自身记忆具体的、当下的、历时性的总合;

二、个人记忆要被感知和被纳入到集体记忆中, 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性活动(比如身体实践、纪念仪式、日常生活等)或物质形式(比如媒体、文学、建筑等)才行;

三、集体记忆本身就是构建过程, 它只存在于和被收束于同一经验性框架内, 不存在于任何独立维度。对其所进行任何观察都将指向时间维度和过程性变化。

四、集体记忆服务于当下需求。集体记忆无处不在彰显记忆受众作为群体的价值和情感。记忆的现实影响力不仅在决定他们对过去的认知和评价, 还潜移默化地影响记忆群体成员的当下生活。

项目基金

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基于公共空间的汶川地震灾难记忆数字化重建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 SC21B118)

REFERENCES

- [1] Vico, G. B. (2011). *Vita scritta da se medesimo. Vita scritta da sé medesimo*, 1-61.
- [2] Braudel, F., & Wallerstein, I. (2009).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ue duré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71-203.
- [3] Bartlett, F. C. (2012). *The problem of noise* (Vol. 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Welzer, H. (2002). *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 Hamburg: HIS Verlag.
- [5] Hofmannsthal, H., & Der Schwierige, I. (1979). *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bänden*, hg. v. B. Schoeller in Beratung mit R. Hirsch, Dramen IV (Lustspiele).
- [6] Durkheim, É. (2013).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ème totémique en Australie*. Préface de Jean-Paul Willai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7]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Schwartz, B. (1982).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2), 374-402.
- [9]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Assmann, J., & Czaplicka, J.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cism*, (65), 125-133.
- [11] Jedlowski, P. (2001). *Memory and sociology: themes and issues*. *Time & society*, 10(1), 29-44.
- [12] Bar-Tal, D. (2007). *Socio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tractable conflic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11), 1430-1453.